

“瘦肉精”缘何十年难禁绝？

农业部官员认为,事件的发生暴露了整个监管链条上存在的缺陷

早在2002年,我国就明令禁止“瘦肉精”使用于养殖业,然而这个餐桌上的“毒瘤”多年来未被根除。频繁出现的“瘦肉精”事件,令人们再添食品安全之忧:“瘦肉精”的源头究竟在何处?明令禁止的化学药品为何流入了生猪养殖渠道?是谁为“瘦肉精”的流通打开窗口?

»事件回放

10年来“瘦肉精”事件

2001年,包括北京、天津在内九个省市的23家养殖场被发现违规使用盐酸克伦特罗。

2002年,广州某饲料生产公司违规添加“瘦肉精”导致480多人中毒。涉案饲料公司经理林清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

2006年,上海连续发生多起“瘦肉精”中毒事件,波及全市9个区300多人。同年,江西有12人因制售使用“瘦肉精”被刑事拘留。

2009年,广东商贩从湖南买入的问题猪肉导致70余人出现中毒症状。

2011年,双汇“瘦肉精”事件。

追问

“瘦肉精”源头之谜

最新信息显示,河南省在对规模养殖户进行抽检的同时,开始将排查范围扩大到出栏50头生猪以下的散养户。

“瘦肉精”在我国早就被明确禁止使用,然而,虽然打击力度不断加大,“瘦肉精”却“根”难除。

记者调查了解到,“瘦肉精”贩子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叫卖,而是称为“肥猪宝”。“瘦肉精”的交易极为隐蔽,商贩往往将其制成无标签的小包装私下交易,由负责调猪的经纪人卖给养殖户。

在2008年查获的一起案件中,犯罪分子从印度买来“瘦肉精”“变种”沙丁胺醇,再以深圳为中转,通过下线秘密销往全国各地。

河南一名生猪经纪人透露,“瘦肉精”的“黑市”价格为每公斤5000元至万元不等,经纪人掺和饲料粉后以每包3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农户,收购时优先收购此类猪。此次赴河南调查的农业部专家向记者表示,目前市场上出现的“瘦肉精”,估计大多来自地下制售黑窝点。然而遗憾的是,自2002年以来,鲜有被查出或捣毁的窝点。

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教授说:“‘瘦肉精’对中国生猪产业而言,好比毒品,有高额利润诱惑,就有人

铤而走险。但是到现在为止,没有案例明确告知‘瘦肉精’源头是哪里;源头失控,饲料安全就难以保障!”

追问

“瘦肉精”利益链有多大?

在双汇“瘦肉精”案件中,河南省已控制涉案犯罪嫌疑人32人,抓捕归案29人,正式立案8起,分布于养殖户、生猪经纪人、采购员等各环节。随着猫腻被层层揭开,一条串联着饲养、收购、加工等环节的利益链条也逐渐清晰。

纵观近年来苏丹红、三聚氰胺等非法添加剂事件,大都逃不出一个套路:商户企图用最低成本的投入收获高利润的回报,权衡机会成本后选择铤而走险。

采访中,河南一位养猪户谈起“瘦肉精”有些无奈。他反映,近年来粮价、水电价格和物流价格等成本提升已将养猪的利润大幅挤压,遇到市场波动跌价甚至会出现人不敷出的局面。抱着侥幸心理,部分养殖户宁愿冒险渔利。

剖析整个利益链条不难发现,养殖户看似承担着使用“瘦肉精”最为不可推卸的责任,但实际上,其背后无数只隐形的“推手”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。

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一位经纪人。他称,现在大家吃肉都“挑瘦减肥”,普通猪吃了“瘦肉精”,往往就半个多月,便可成为瘦肉型猪,成本也就七八元钱,但净利能有十来元。数量再多些,生意好

的时候,一个月能挣个几千元。

在检查环节,也同样存在着“验猪等同于收费”的现象。

早在2002年,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专栏播发的稿件《8个部门为何管不好一头猪?》中提到一个集贸市场如下的“安全检查程序”:检疫部门按每头猪15元的标准用“目测法”检查盖章,工商部门也照此法复检并收取4元的摊位费,然后就可以放心地出售了。

如今,个别地方唯利是图,敷衍了事的做法却没有根本改变。最近有媒体记者在深圳某屠宰场采访时发现,屠宰场宰杀被禁生猪牟利,只用交40元的屠宰费和20元的屠宰出厂单,便可让“瘦肉精”污染的猪肉顺利过关……

反思

监管链“断”在哪里?

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表示,全国每年出栏生猪6亿头,“只要是抽检自然会有漏洞”,“瘦肉精”事件的发生,正暴露了整个监管链条上存在的缺陷。

管好一头猪究竟需要多少个部门?据调查,除了生猪生产环节和企业自律环节出现的问题以外,恰恰是执行国家有关检验的硬性规定不力,抽查率过低,最终导致了有害猪畅通无阻。

对中国生猪产业现状而言,目前许多养殖户为散养中小户,这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。许多批次的猪肉放在一起,抽检结果可能不具有可参考性。

一些小型肉联厂不愿负担或购买不起检测设备,或在检验环节敷衍行事,也给“问题猪肉”开了绿灯。河南一家肉联厂管理人员就透露,该厂生产线每天要加工2000到6000头生猪,如果按照千分之四点的检验率,每头猪检验费时30分钟计算,20元一份的尿样检测试纸和几百万元的检测设备,对于众多中小型肉联厂而言,提高抽检比例势必耗时耗财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为躲避排查,不法分子在“瘦肉精”销售和使用环节是“煞费苦心”。从最先使用的盐酸克伦特罗到现在莱克多巴胺、沙丁胺醇等,已出现多个“变种”。与之相比,检查手段相对滞后,也“成全”了一批漏网之鱼。

与此同时,部分“瘦肉精”案件被查处后,处罚力度不够,尤其制售源头未经查处,很容易转移“战场”。专家认为,政府需要建立信息档案,如用“公司+农户”的形式将散户组织起来登记,建立信用约束体系,也方便日后追溯。

商务部22日表示,今年将新增10个城市启动猪肉和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试点,借助科技手段实现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菜市场、餐桌整个食品链条的逆向追溯。

“抓生猪质量,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够做起来的事,但众多环节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监管失效。”陈瑶生教授说,“对于食品安全事件,别让‘都在管’成了‘都不管’。”

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陈芳 刘敏 李鹏

»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

“高调退贿”背后的土壤更值得关注

人之所以为“怪人”,无非是与社会环境的要求有偏差。而社会环境本身,可能是正常的,也可能是怪的。

盐城副科级官员张翕(读音:西)飞,算是怪环境下的怪人之一。他在网上公开了自己的退贿清单,6笔共9000元。报道说,在同事眼中,张翕飞是个特立独行的人。他公开退贿清单后,领导和同事讳莫如深,“总体感觉这个人有点怪”“他个性有点‘硬’”……

我想,张翕飞“怪”和“硬”,应是周边社会环境对他的一个总体评价。1991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担任公务员,20年后只晋升副科级,张翕飞显然没有在选任模式下获得青睐,这应该与“怪”和“硬”有关。与环境不能协调,公开退贿只是一

个表现而已。

网上有人认为张翕飞沽名钓誉,为何不干脆拒收或悄悄退掉?张翕飞解释,当着同事的面拉拉扯扯,影响不好。收下来后悄悄退掉,起不到弘扬正气的作用。他还回顾以前,也曾接触过官场“潜规则”,收取当事人感谢费、好处费,只是从来都不主动谋求这种收入,“和同事在一起,人家收了自己不收‘说不过去’,甚至‘驳同事的面子’”。

张翕飞对公开退贿的解释,并不“怪”和“硬”,而是相当顾及所有人的面子,就是公开退贿,也隐去了送礼方的信息。

以张翕飞公开退贿的账目来说,6单9000元,单次大者3000元,小者1000元。这样的数额、次数、总数以及单次数额,在很多人眼里都可以说“不足

挂齿”。这大概与其权力之大小,以及其用权之方式有关,加上这个副科级官员“怪”和“硬”的名声,都可能使行贿者减少。

“感谢费”“好处费”之类的名目,已经成为一种正常,送者觉得司空见惯,受者觉得理所应当,这种贿赂行为,不只不在一般理解的“贿赂”之内,可能连“不正之风”都算不上了。这是日常行为的腐败,不以为腐败的腐败。

很多人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。另外,对一些官员来说,如果不随同大流,硬要守身如玉,与一切“感谢费”“好处费”绝缘,能够获得的也不是敬佩,而是被视为“怪”和“硬”,仕途蹭蹬还算好的,更有可能遭到淘汰。

对大多数人来说,与环境

共进退,随同大流,这是当然之选。巨贪大蠹频频出现,“一把手”犯事不绝如缕,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。而在这样的环境中,那些拒绝日常腐败的人,就成为另类 and 异数,其异端色彩比起巨贪大蠹来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,因为巨贪大蠹与日常腐败,虽然定性有犯罪与正常之别,但其实只是程度不一;而拒绝腐败者与日常腐败,才是性质之别,冰火不容。

张翕飞是一个异类,舆论喝彩不喝彩都绝不会多。值得关注的不是张翕飞的特立独行,而是张翕飞身下的土壤,那个“日常腐败正常化”的环境。“日常腐败正常化”,这是一个奇怪的环境,它提高了社会的腐败容忍度,改写了正常与怪异的定义。

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)

»公民发言

下跪能跪出多少公平?

河南淮阳县,一女子闯入会场跪在县委书记桌前上访,被警察架住拖出场外。有网友指出淮阳县委书记“很淡定”,淮阳县委宣传部长事后称,书记已接待了该女子。(3月23日中新网)

这名叫张艳辉的女子,真是“一跪解千愁”——县委书记、公安局局长和法院院长都接见了她。不仅如此,县委书记还专门作出了指示。据称,目前张艳辉的诉求正在按程序处理。我相信,一旦“进入程序”,问题必定会解决——一把手亲自过问,焉有不解决的道理?

张艳辉之前跪了多少腿,进了多少门,求了多少情,受了多少气,谁知道呢?如果不是媒体曝光,她的事情会“进入程序”吗?天晓得!张艳辉的幸运在于,她的一跪,跪成了大新闻,县委书记终于无法淡定。但谁都知道,这样的幸运,跟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也差不多了。所以,问题的关键还在于,不能把公平公正的实现,寄托在一次“幸运的下跪”上,如果当地政府部门依法行政,哪里用得着张艳辉这样喊冤呢?

张艳辉跪出了特事特办,但她的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,症结在哪里?却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没有人为此负责,不追查事件的根源,不总结经验教训,事情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。这怎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呢?(符玉瑶)

»热点纵论

不能把“10%家庭抱怨房价”当玩笑来看

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《经济蓝皮书》曾指出,中国已有85%的家庭无能力买房。

然而在近日举办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,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顾云昌却表示,只有10%左右的家庭对住房问题有抱怨。原因是,我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已达到89%,中国农村老百姓的住房率更是高达99%。而对住房问题有抱怨的,也只有两类人群,一是80后毕业生,二是农民工。

(3月23日《经济参考报》)无法想象顾会长的这些数据到底来自何方。社科院的报告是85%的家庭没有能力买房,顾会长的结论却是只有一成家

庭有抱怨。果真如此,除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太高、太有心理承受能力、太会忍受之外,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顾会长的这番话了。

对住房问题,怎么可能只有80后大学生与农民工有抱怨呢?如果这样,住房问题还怎么可能成为各方面最关注的焦点呢?中央又何必出台这么多、这么强硬的政策和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呢?退一步说,即便顾会长所说的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达到89%是事实,也不代表这些居民对目前的房价没有抱怨,不代表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高房价。在这些居民中,到底有多少是房奴、多少是

通过牺牲生活品质来满足居住需求的,顾会长清楚吗?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吗?

如果说有了自有住房就不抱怨的话,那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庆幸自己虽然做了房奴,但总算有了一套房子,可以不再为房价继续上涨担忧了。

真的无法想象,顾会长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结论,甚至这样的“精确”数据。即便想为开发商说话,为地方政府推脱,或者想开个玩笑,也不该把结论下得如此荒谬、把数据说得这么离奇吧。85%与10%,已不仅仅是数据上的差异,而是对待民生态度上的巨大差异。有人说,顾云昌作为房

地产协会的副会长,为开发商说话也不稀奇,大家不需要紧张。但我要说,如果你看看中房协对房地产政策的影响力,你就会知道,大家绝不能把顾云昌的这番话当做一句玩笑话一笑置之。早在去年8月,房地产调控最关键的时候,中房协曾多次上书国务院,建议暂缓出台新的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。普通消费者呢,有这样的渠道和能力来表达利益诉求吗?开发商的能量有多大,中房协影响房地产政策的能量就有多大,中房协副会长的表态,不是玩笑,而是在意图影响政策走向,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。(谭俊俊)

转让公告

江苏省淮源矿业有限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凹凸土矿资源,是集科研、开发、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,公司占地200亩,凹凸土矿为不可再生资源,本公司有很大升值空间,现决定将江苏省淮源矿业有限公司进行公开转让,起价3500万元,欢迎有意向的企业或个人咨询洽谈。
咨询时间:即日起至2011年4月12日
公司地址:江苏省盱眙县工业开发区东方大道6号
联系人:张女士、陈女士
联系电话:18252348471, 18252348472
http://www.cnhymc.com
江苏省淮源矿业有限公司